

被剥夺的爱

——我弟弟一家的苦难经历

我弟弟虞超和他的妻子褚彤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小家庭，弟弟毕业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是网络工程师，在北京一家外企担任主要职务，收入颇丰。妻子褚彤也是清华毕业，在清华大学微电子所任教。夫妇二人努力工作，夫唱妇随，两人有一个可爱的儿子虎虎（上图），长的聪明伶俐。



这夫妻二人都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他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大法给他们带来健康的身体，净化的心灵。给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温馨。这样一个美满的家庭，随着中共对法轮大法的残忍荒谬的镇压，而变的支离破碎。迫害开始后，他们一家的噩梦开始了。1999年10月，褚彤因为在天安门展开横幅被抓走，当时他们的儿子虎虎不满2岁，就这样失去了妈妈。2002年8月，刚出狱几个月的褚彤和她丈夫虞超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言，揭露修炼法轮功被抓、被迫害的真相，被警察劫持，从此一去就没回来，随后二人分别被非法判刑9年和11年。虎虎尽管父母双全，却早已备尝孤儿的辛酸。

我最后一次见到弟媳褚彤，是在1999年被非法劫持之前。之后的9年多中，一家人颠沛流离，再没见过面。她的苦难经历，我是辗转得知的。她曾经因为拒绝放弃信仰而被剥夺睡眠，在监狱中被严密监视，连与人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虞超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揭露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事实，于2002年8月与妻子一起在大街上被七、八个警察公然绑架，弟弟挣脱时受到众多警察的毒打。弟弟、弟媳被国安和610送到团河的“北京法制中心”迫害，恶警们用杂志卷成筒抽他，用手指弹他的眼睛，弟弟绝食绝水抵制逼供、洗脑、毒打，恶警把他的身体呈大字形固定在木板上，不让他洗漱、上厕所。近5个月，弟弟一直被捆在木板上，进食及大小便也不松开，以至他的肌肉产生萎缩。“转化”他的帮教与警察换了一批又一批，都无法动摇弟弟坚信大法之心。他们无奈，将弟弟、弟媳转移，不知去向，令家人忧心如焚。

而对于褚彤来说，作为母亲，最大的痛苦是无法照看自己幼小的孩子。他们的儿子今年10岁，由于中共的骚扰，孩子从2岁多起辗转于亲戚朋友之间。其中有很长时间，中共为了折磨他妈妈褚彤，不让褚彤见孩子。孩子现在由褚彤的父母照顾。两位年近七十老人现在不但要为女儿担惊受怕，还要在风烛残年抚养十岁的外孙。

中共对人伦的伤害，真的是很残忍。我弟弟一家仅仅是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为受迫害者呼吁，就被迫害致骨肉分离，并付出人生最宝贵的十年。

我呼吁立即释放虞超和褚彤夫妇，他们是无罪的，让他们的孩子和父母团聚。◇

明慧週報

●上海版● 第139期 2008年12月14日

信仰的力量

——有感于零八年大陆法会

明慧网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以历时逾一个月的时间连续刊登了五百多篇交流文章，这些文章从上万篇投稿中遴选出来，让我们看到大陆大法弟子对真善忍的信仰的坚定，让我们看到法轮大法作为一个信仰的巨大力量。

纵观近代中国历史，很多人做的很多事都是短时间的急功近利，很少有历久弥新的事情。在中共窃据政权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更是让国人养成了随风摇摆的习气。可是在过去九年多的时间里，尽管中共对大法弟子进行着极其野蛮残忍的迫害和一言堂的造谣诽谤，广大的大法弟子一直坚守着真善忍的信仰，同时尽力向大陆民众讲清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和中共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实真相。九年来他们走得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有信心，这一点从过去五届法会就可以看出，法会文章投稿的数量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高。中共的暴力和谎言曾经让很多无辜的中国人违心地屈服，可是在大法弟子面前，中共的暴力和谎言彻底地破产了。

面对中共的暴力，大法弟子表现着大善大忍。尽管他们遭到中共恶警和恶人的绑架、毒打、酷刑折磨，他们从没有以任何暴力的手段进行报复。相反，他们在遭受痛苦的同时，还劝诫施暴者停止作恶，不要害人害己。面对中共的谎言，大法弟子九年如一日，冒着巨大的风险向民众讲真相，揭穿中共的谎言，同时告诉世人中共邪党的真实面目。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愿大法弟子一如既往地奉行真善忍，愿更多的世人受益真善忍。（文／飞鸣）◇

公安处长听真相电话

东北某市公安局各个科室经常接到海外大法弟子打来的真相电话。开始时，大家只是悄悄地听，后来，接的多了，互相都知道在听真相电话，再来电话的时候，大家索性把门一关，打开免提，全屋人一起听。

一次，大家正在办公室里听真相电话，处长推门进来。大家没准备，都愣住了，也来不及取消免提。处长问：“听什么呢？”没人吱声，处长跟着听了几句，说：“是法轮功的电话呀，那就听吧。”从此，大家公开免提听真相电话。

过了一阵，真相电话没有了，大家直纳闷。告诉处长，处长说：“都跑我们这儿来了，这几天我们各处长、副处长在办公室里天天听真相电话。”

【明慧网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日】上海法轮功学员江勇，最近被提篮桥监狱恶警用六、七根电棍同时电击，身上多处被电焦流血。提篮桥监狱六监区副大队长樊振群恬不知耻的说：“医院疗法不如电刑法”，恶警徐猛边电击边殴打，但又担心江勇被殴打致死，又叫人来量血压，然后再继续电击与殴打。

江勇家住上海市徐汇区，因为讲法轮功受害真相，被上海市徐汇区伪法院非法判刑八年，现仍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遭受迫害。在他被迫失去自由的这些日子里，不断有消息传出他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内遭受酷刑折磨，甚至出现生命危险而被送入监狱总院治疗。

近来得知江勇在二零零八年四月份左右，因绝食而被送到严管大队进行严管迫害。更为邪恶的是，监狱刑务处恶警主任杨昌元（警号：3101149）自己亲自到严管监区要求二监区收下江勇。在提篮桥监狱中有明确规定，被捆绑在床上不能自理的人，一个星期要放下，让他得到清洗及四肢活动后再绑上。可是在二监区的严管中，江勇却因绝食被捆绑在木板长达四个星期，最后因胃出血才不得被解下，送往上海南监狱医院抢救。江勇在出院后几天又因胃穿孔危及生命而再次被送入监狱总医院治疗。

最近六监区二中队恶警中队长丁俊（警号：3101595），吴乐鸣（警号：3101373）等几个监狱警察强行将江勇五花大绑拉出南汇总院，江勇当时见此情景，高喊“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共产党是邪教！”他的正义喊声震动整个监狱医院，一路喊到警车上。当时几名恶警气势汹汹用随身携带的警棍开始电击江勇，并还用封带封住他的嘴。

回到监区，六监区副大队长樊振群（警号：3101368）伙同恶警徐猛（警号：3101395）等六、七个

江勇被上海提篮桥监狱 六、七根电棍同时电击

同时使用电棍残酷电击江勇。恶警樊振群亲自动手电击江勇身体各个部位，这个邪党恶棍边电击边狞

笑说：“医院疗法不如我的电刑法！”

因长时间的被电击与殴打，江勇的嘴被电击的肿大出血，耳朵被电得皮焦肉烂流水，身上多处被电焦流血。即使折磨成这样，恶警仍不放过他，继续将他全身捆绑在木板上不让动。

因长时间被高压电击、紧绑，致使江勇双腿出现麻木，不能正常行走。

被非法关押在上海提篮桥中的法轮功学员，遭受到的如此惨无人道的法西斯酷刑迫害，我们强烈要求有关国际反酷刑组织与正义之声来帮助调查发生在上海提篮桥中事件，声援与帮助那里的法轮功学员，用法律与正义的力量制止流氓的行为，还人类文明的良知与道德，还老百姓正常的生活与有权利追求人生真谛的权利。

相关责任人：

上海提篮桥监狱 监狱长：刘金宝

上海提篮桥监狱 副监狱长：程颖

上海提篮桥监狱 教育科科长：李永芳

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务处 主任：杨昌元

上海提篮桥六监区 书记：毛建平

上海提篮桥六监区 副大队长：樊振群

上海提篮桥六监区三中队 中队长：王浩成

上海提篮桥六监区三中队 指导员：瞿斌

上海提篮桥监狱地址：上海虹口区长阳路 147 号。



缘结法轮功的韩国女孩

最近，在韩国的天国乐团、在首尔大学国际馆前的法轮功炼功点，你常常可以看到一位面目清秀、气质沉静的韩国女孩，她的中文名字叫徐孝彬。在梨花女子大学拿到学士学位后，她来到了韩国的最高学府——首尔国立大学继续自己硕士阶段的学习。

徐孝彬是在大概一年前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她说她是在看到一个朋友修炼法轮功的变化后开始对法轮功产生兴趣的。当从朋友那里得知很多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即使是面对那样残酷的迫害依然初衷不改、依然坚定自己的信仰时，她的心被深深震撼

了。在看完法轮功的经典著作《转法轮》一书后，她决定开始修炼法轮功。

徐孝彬告诉笔者其在修炼法轮功后真可谓受益良多。修炼后自己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观：原来常常冰冷的身体慢慢的变得温暖起来了，出冷汗的毛病也没有了；修炼前，她常常因为各种生活琐事感到心烦意乱，性格也非常急躁，修炼后，她的内心变得宁静下来了，家人看到她的变化也很为她高兴。修炼后的第一个生日那天，早晨起床时，她有一种重新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感觉，感觉自己从内到外都是新的。

在采访中，笔者了解到徐孝彬常常会到中国留学生出入的韩国语学院以及外国留学生公寓给首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当被问到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她说自己修炼法轮功以来每天都感觉非常幸福，越是感觉幸福就越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迫害的残酷事实告诉更多的人，尤其是很多对法轮功存有偏见的中国人。（文/鸿文）◇